

文
藝
作
品
選

第
六
輯



短 篇 小 說

姊 妹 船

陸 俊 超 等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辑

桥	社	新	在	当	碧	姊	大
		生	上	红	海		蟾
头		活		军的	红	妹	走
		的		哥哥	心	船	亲
镇	戏	光	海	回来了			
		辉					

(长篇节选)	(五四文学)	(世界文学)	(革命回忆录)	(长篇叙事诗)	(特写)	(短篇小说)	(短篇小说)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刘	鲁	伊	陶	李	西	陆	舒
流	迅	·布雅诺夫	承	季	虹	俊超	平等
著	著	著	著	著	著	著	著

目 次

姊妹船.....	陆俊超 (1)
协作.....	王安友 (36)

姊妹船

陆俊超

两艘姊妹船在家乡港——上海碰头了。她们在同一个船厂建造，同一天下水，同一天卖给中国的两家轮船公司。今年她们都满二十五岁了。解放后，属于私人官僚资本的那艘轮船，我们国营轮船管理局接收了，把那个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船名“万利”改为“建设”。那艘属于私人资本家的轮船呢，它的船首仍然写着船老板的外国老婆的名字“玛丽”。

现在这两艘有着万吨排水量的巨轮停靠在同一个码头上。解放前，她们的命运相仿佛，船员们受尽了欺凌和压榨。解放了，按理她们应该象姊妹般互相往来，可是不，建设号的水手从心里看不起玛丽号。他们讥笑她是辆海上的老牛车。装得少又跑得慢。当然，首先引起他们憎恶的是那个以外国女人命名的船名。

其实，玛丽号上的船员们的心情要比对方沉重和复杂得多。这只要通过几桩小事就能看出。你看，船首的那个船名，几年来早被海浪冲击得锈黄了，但谁也不愿去重漆一下。水手们上街遇到久别重逢的老同行，对方问起在哪儿工作时，他们总是含糊的回答：“在船上啊。”当对方追问道：“在哪条船上啊？”这时那些以豪爽闻名的水手也禁不住痛苦地支吾起来

了，或者耍起了花招回答道：“喔，在建設号的姊妹船上工作。”几年来，他們好象共同商量过，誰也不提瑪丽号三个字。可以看出，水手們在瑪丽号上工作是怀着多么强烈的憤怒和痛苦啊。忍耐总是有个限度的。一九五三年，全国进行三反运动，当船員們揭露了船老板的丑恶面目时，他們的胸膛里好象被塞滿了火藥，一下子爆炸了。船上的工会主席机匠王俠，帶領了几十个积极分子涌进了华东交通部的办公室。他抓着自己漆黑的头发，揚着两道浓浓的粗眉，指着右边的那只断臂，冲动地喊道：

“首长同志，上海解放那年，船老板想把船开到美国去，是我們把船守住的。‘二、六’轟炸时，蔣匪帮朝我們船擲了两顆炸弹，是我們冒着性命的危險，把火扑灭，把船保住的。难道我們流血是为了保护資本家的財產嗎！炸断手臂的那天，我沒有哼过一声。可是現在当我再看到‘瑪丽号’三个字，我的伤口就会发痛！”室內的空气显得如此熾烈，仿佛只要誰划上根火柴就会燃烧起来。王俠的眼中閃着激憤的泪花，他举起粗大的左臂，沉重地空中揮了一下，喊道：“首长同志！下命令吧，把輪船从資本家的手里夺回来吧，我們还等待什么呢！”

水手們激昂的情緒隔了許久才緩和下来。首长首先贊揚了他們这种崇高的工人階級的斗志，同时又耐心地向他們解釋着党的政策。这时王俠才漸漸強制住自己沸騰的感情，轉过來說服大家。

最后还是由他帶領着大家返回了船上。

春天，是人們对新的一年寄予希望的开始。因此事件的

爆发差不多总在春天。不过今年——一九五六年的春天跟往常完全不一样。往常，两条姊妹船碰到一起，将会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。有时建设号上调皮的水手会有意走近对方的船边，故作惊奇地嘲弄着喊道：“啊呀！闻到了没有，这是一股什么臭味！”这时另一个水手赶忙捏着鼻子搭话题：“洋骚臭！啊呀，怎么现在还有洋骚臭啊！”碰到这种场面，对玛丽号的水手是最大的刺激。但即使不遇上这种场面，建设号上那种热火朝天的工作劲头也会刺痛他们的心。大家都渴望着早日改变这种情况。

今天，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。工商业改造运动展开了，上海敲锣打鼓，工人阶级浩浩荡荡的队伍涌现在黄浦江畔。玛丽号上的水手为了迎接这个盼望了几年的日子，他们激动得彻夜不眠。东方刚露一丝晨光，那巨大的大鼓就抬到了甲板上。为了使声响传遍四方，水手们特地把扩音器安放在鼓旁。甲板上人声冲天，水手们把一大匹红布摊开在甲板上。大家围在四周催促王侠赶快落笔。王侠沉思了许久，准备写上“拥护公私合营”几个大字。但是当他写到公私合营的“私”字时，笔突然停住了。大家都惊奇地盯着他的脸。王侠呢，脸上暴着青筋，眼中露着怒色。他狠狠地望着那个刚涂上一笔的“私”字，就象遇到了仇人，心里骂着：这个万恶的“私”字，这个剥削阶级制造出来的“私”字，怎么配跟大公无私的“公”字并列在一起呢！……人们在催促，王侠只得举起笔往下写，但他有意的把那个“私”字写得很小。很多人惊叫起来：

“王侠，这太不相称啦。怎么挂得出去啊！”

王侠怒冲冲地回答：“这已经写得太大啦。要相称，就得

把那个‘私’字去掉。等着看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們的字典里再也找不到‘私’字，我們的后代再也念不到这个‘私’字。”

現在隆重的更名典礼开始了。几年来，王俠一直是船上的工会主席，又是全船最受人尊敬的人。因此大家公推他去执行。他跨上船首的跳板，輕蔑地望着那发锈的“瑪丽号”几个字。在这短促的刹那，几十年的旧仇一下子涌上心头。他忆起了第一次踏上輪船的情景。那时他只有六岁，他的父亲被机器轧断了脚，他的母亲牵着他奔上船，从血泊中把父亲抱下船去。从此他的父亲便被船老板赶走了。他又想起当自己还未成年就被迫走上輪船出卖劳力的日子。那个丑恶的美国婆娘，如何通过美金利用中国船老板榨取着中国人民的财富，抽吸着中国海員的血。……現在，在王俠的身上，憤怒和痛苦全部化成了力量。他高高揚起了漆刷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一筆把“瑪丽号”抹去了。

敲啊！鑼鼓。欢呼啊！水手們。在这惊天震地的鼓声和欢呼声中，看！那巨大的船首涌出了光輝夺目的“生产号”三个大字。

二

太阳出来了。从碼頭那边突然传来一陣又急又猛的鑼鼓声。原来建設号全体船員赶来道喜了。生产号上的水手哈哈大笑起来，有人喊道：“看！姊妹船赶来認亲啦。”

还是以前那两个調皮的水手，特地走近船边喊道：“啊呀！聞到了沒有，这是一股什么香味啊！”这时，另一个水手立即作

了两次深呼吸，搭話道：“聞到了，这是社会主义的香味嘛！”

在庆賀声中，两艘姊妹船的船員象真正的姊妹那样拥到了一起。水手們首先把建設号的政委蔡谷亮迎上船来。他們比較熟悉，过去两船在港內相遇时，蔡谷亮出于一种党的工作者的本能，經常抽空上船作客。他关怀他們的生活情况，同时爭取机会向他們作政治思想工作。因此在水手的心里，蔡谷亮就象是身兼两条姊妹船的政委。这就难怪水手們把他当亲人似的围住不放了。王俠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說：“政委同志，我們生产号很快就要派政委来啦。”

蔡谷亮亲热地用自我推荐的口吻說道：“你們看，我来生产号当政委好不好？”說着，他真的从袋里取出了輪船管理局的正式派令。这个意外的消息把大家乐坏了。为了迎接政委，船員們早在船长室的对面布置好了新房間。大家把蔡谷亮拥上了頂层甲板，蔡谷亮推开窗戶一看，这里离主甲板有数十呎^①高。他心里頓時产生了一种离水手們太远又太高的感觉。心想：“这是休息的好地方，可不是工作的好場所。水手們是不习惯上三层樓来找我的。”他坚决地关上了門，徑自走到底层普通船員的房艙里，在一間空房間里安頓了下来。

大家都惊住了。政委的地位跟船长一般高啊，他怎么跟水手們住在一起？这簡直是海上奇聞。爱饒舌的水手早把消息传开了，人愈聚愈多，蔡谷亮搬着凳子請大家坐下，并把老艙工顧根发拉近身旁，象接待自己的亲兄弟那样亲热地說道：“今天我們都亲眼看到了，我們革命又一次的胜利啊，說說看，

① 呎即英尺，比中国市尺稍短些。

我們还有什么要求。”老舵工顧根发首先說道：“政委同志，船老板象鬼魂那样纏了我几十年，今天鑼鼓一敲，鬼魂散了，从現在起我可要昂着头走路了。遇上老同行，也不躲躲閃閃，我要拍着胸口告訴他：我在生产号上干活。哈哈……”顧根发暢笑一声后突然停住了，朝大家說道：“喂，我們的船名換了，那个‘老牛車’的外号也得把它摘掉啊。过去我們的脚上好象綁上丁一块大石头，渾身的劲使不出来。現在我們把它摔掉了，我們要在海上跟姊妹船賽一賽。叫他們敲着鑼鼓把外号收回去。”

“对！他們能成为先进船，我們当然也行。赶上去，赶上姊妹船。”

当大家表示决心时，那个外名叫“包打听”的水手却当众提出了难题：“俗語說：‘同船合一命’，干什么事首先就得人心齐啊。你知道老船长跟我們是一条心嗎？照我看，頂多只有半条心。靠这半条心怎么能赶上姊妹船呢？”

这确实是个大难题。大家紛紛議論开了。事情巧得很，当大家談到船长时，船长就到了。

船长陈耀祖是个名聞海上的航海界前輩。他留着一部山羊鬍子，修剪得格外整齐而丰满。它的式样就跟英国水手牌香烟上的商标一模一样，因此大家把这种鬍子称为海員式鬍子。从青年时代起，陈耀祖就学着外国海員的习惯：船远航离家时，把鬍子留起，返航回家时，在妻子的面前把它剃掉，以表示对妻子的忠实。年过三十五岁后当他担任船长时，他索性把它留住，以增加船长的气魄。总之，給人的印象，他是个带点洋味的中国式的海上紳士。几十年来，他始終保持着老习

慣，永远不快不慢地向輪船走去。他穩健的步伐，挺直的背，叫人看去不相信是个已經年滿五十八岁的老人。不过今天他的脚步显得有些慌亂，往常他总是准九时上船，今天他却提前了两个小时。原因很简单：今天是惊天动地的日子，震耳的鑼鼓声引起他一陣激动。几年来，水手們都把他当作船老板的亲信看待，工会不准他参加，三反运动时，王俠还领导船員們查了他跟老板的关系。他到处叫冤：“我也是拿薪水吃飯，为什么把我划到資本家那一边？”現在，他心里想着，今后会跟其他的老同行們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吧。想到这些，他的脸上便浮起了一陣淡淡的笑意。可惜这种兴奋的心情他沒能保持很久，当他看到船首那“生产号”三个大字时，他有些恐慌了。因为几十年来，他已經习惯于这种在資本家一人之下，在几十个船員之上的生活。今天，船是原来的船，只换了个名字，但它对陈耀祖說来好象一下子变得陌生了。他觉得跟这艘获得了新生命的輪船距离得多么远啊！在他的面前，充滿了新生活的激流。他能适应嗎？想到这些，他这颗經常保持着冷靜的心也禁不住突突地跳起来。偏偏这时建設号的鑼鼓队又向他敲来，建設号船长曹子龙快步迎上去，双手握住他的手，連声喊道：“陈船长，祝賀你，祝賀你。”

曹子龙是个四十刚出头的人。但他的头发已經白了一大半。他的手又粗又大，脸上刻着飽經風暴的痕迹。看去，这一对姊妹船的船长站在一起显得极不相称。可是他們間的友誼却是相当密切的。十八年前曹子龙在陈耀祖船上当水手。那年他們在香港遇上了特大的台风。曹子龙表現得特別頑强，因为他及时采取了机警而果斷的措施，避开了跟他船的毁灭性

碰。因此陈耀祖特别喜爱他，培养他在自己的手下当了三副。解放后曹子龙很快被提拔为船长。陈耀祖对那些没有念过几年洋书、憑經驗当船长的人向来是輕視的，唯有对曹子龙另眼相看。曹子龙自从担任船长后在海上表现了惊人的才能。近年来，他的声誉压倒了他的前辈。他的事迹震动了航海界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上海解放时，反动派把十分之九的海船劫往台湾，现在我們要用十分之一的船舶担当比过去还多的货运量，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必須大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转率。曹子龙大胆地提出了在航海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倡议，他要打破百年成規，首創黃浦江夜航的壮举。他希望名聞航海界的前輩和自己的师傅起来支持他，好向他們請教有关夜航的技术性問題。然而陈耀祖却以长者的口气教誨他道：“黃浦江夜航！子龙，不要异想天开。我走遍了大半个地球，大家公認上海是一等港，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港口。潮流急，航道弯曲，帆船比魚还多。无论哪一国的船长站在駕駛台上脚都会发抖。大家都說英国是航海之母，他在上海管理了一百多年，把世界上最好的領港派来上海，可他們也从来不敢想到要在黃浦江上夜航！”他的师傅非但不支持他，反朝他头上泼了一盆冷水。曹子龙并不灰心，为了吸取大家的經驗，他繼續走訪其他的航海界前輩。但那些高傲的前輩們不仅是泼冷水而是公开的嘲弄他了。这时党起来支持了他，特地把一只汽艇交給他使用。曹子龙就彻夜坐上汽艇沿着黃浦江来回航行，专心地察看着被夜色籠罩着的黃浦江岸形。經過一个时期的观察和摸索，他总结了一些黃浦江夜航的要点。最后，他終于領着万吨巨輪夜航駛进了黃浦江。当大家热烈地庆賀这桩航海

史上的創舉時，陳耀祖也趕到了。他把曹子龍拉到一旁，敬辭道：“子龍，航海，這是我們一輩子的事業啊。你看，我吃三十幾年航海飯，沒有擦破過碼頭的一層皮，沒有撞沉過一只小舢板，不用別人捧場，我早在航海界站穩了腳。你呢，在航海界還剛冒頭，千萬得謹慎小心。爬上去可不容易，跌下來那比乘電梯還快啊！”其他的前輩呢，他們表示：夜航一次算得了什麼。往後看吧，很快就會出事的。事實呢，建設號連續夜航了將近一年，非但沒有出事，還帶動了一部分船舶參加了夜航的行列。從此，曹子龍成了名聞海上的先進工作者。陳耀祖的心情是複雜的，他為曹子龍的成就高興，這証實名師手下必有高徒，但又感到形勢迫人，使他有“師不如徒”之感，懷着這樣的心情，師徒見面當然別有一番滋味。因此曹子龍對他的祝賀愈是真誠、熱烈，他就愈感到這種迫人的形勢來得猛烈。好長一陣，他面對着徒弟說不出話來。這時湊巧有人來叫曹子龍回船解決生產上的問題，陳耀祖沒有強留就跟他握手道別了。可是跨上船他却遇到了比這更迫人的氣勢。水手“包打听”早把船長上船的消息帶進了房艙。大家正在熱烈的討論趕姊妹船的事，聽到消息一哄而起，準備找船長去商量。因此當陳耀祖跨進房門時就從走廊里傳來一陣嘈雜的喊聲：

“趕姊妹船是全船的事，船長一定要參加。”

“叫船長保證黃浦江夜航。”

“這真叫師傅趕徒弟啊。”

“他不答應怎麼辦？”

人聲中傳來王俠粗大的聲音：“公私合營了，想為人民做些事，就得把全部力氣使出來。”

听到这种气势浩大的人声，陈耀祖一阵紧张，慌忙把門鎖上。因为他沒有勇气当众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。而且要他这个海上前輩当众表示赶徒弟船，这簡直叫他下不了台。外面在敲門了，他几次伸出手去又縮了回来。敲門声过后有人喊道：“船长不在房里，大概在前甲板吧。”随着喊声，人群立即朝船头涌去。

陈耀祖在房里沒有吭声，暂时松了口气。但他的脸一直紅到了耳根，还冒了一身冷汗。因为身为船长，他竟欺騙了大家也欺騙了自己。人声远去后，他却坐立不安。他知道他們很快又会回来的。为了逃避这场迫使他当众摊牌的会見，他竟象小学生逃学似的，門也忘了关上就从后甲板登上碼頭跑了。好长一陣，他的脚步都显得十分慌乱。他难以想象水手們对生产的热情怎么会在一夜之間就变得如此熾烈。同时，他又心慌意乱的想着：在这样的形势面前，怎么办呢？迎上去，缺乏勇气，退下来又不行。好迫人啊！今天躲开了，可将来总得遇上啊。……

三

水手們在船上分头寻找船长。大家愈找愈惊奇，这真是来无影去无踪。大家开始責怪“包打听”看錯了人。“包打听”这时却在舷梯口迎上了另一个人。一个扎着蝴蝶发結的姑娘登上了生产号。她自我介紹道：“我叫陈敏慧，航海系毕业生。上级派我上生产号实习。”

“女实习生！”“包打听”惊叫起来，把两个指头插入嘴里，

发出一陣长长的口哨，算是向船員們报告着奇聞。

船員們的注意力立即轉移了。十几个水手应声赶来，几十双眼睛一起盯在陈敏慧脸上，把她从头到脚扫了数遍后，噱笑着，挤着眼退到一边高声开着玩笑：

“我撑了几十年船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女海員！女人身上有很多不吉利的东西，看吧，我們这条老船迟早要被台风卷走。”

“老糊塗！你是从海底鑽出来的嗎？你也是从不吉利的肚子里鑽出来的。船上應該多来几个姑娘，这才象个眞正的世界。在大海里，听听姑娘們的声音，可以提提精神。”

“住口！有姑娘在船上，講話要学得文雅些，要讓姑娘對我們有个好印象。不然，当水手的就一辈子討不到好老婆。”

这时，“包打听”又气喘吁吁地赶来了，他高举着手制住了說笑，“惊人的消息！大家猜猜看，这个姑娘是誰的女兒？”

甲板上肅靜无声。

“她是我們老船长的女兒！”“包打听”得意地喊道，“船长会客室里挂的照片跟她完全一样。”

这时有个中年水手不滿地說道：“哼！船长管了我們十几年，連他养的女兒也是管人的。将来我們还得听女人的指揮哩。”

王俠聞言赶到了。冲到水手跟前說道：“怎么，你泄气啦？我們工人階級有这种肚量和气魄；我們的肩上担負着改造他們兩代知識分子的責任。”

即使是个頑强的姑娘，即使自己的父亲在船上担任船长，但是当陈敏慧听到长长的口哨声，看到水手們逼人的目光，听

着水手們粗野、調皮的議論，她的心立即慌亂起來。急忙拿着行李走進了船長室。王俠關懷地跟進來說道：“先找個房間安頓下來吧。”

陳敏慧驚訝地注意着王俠，望着那只空蕩蕩的衣袖，輕聲回答：“我父親叫我睡在他的客廳里。”

“不。這樣大家會把你當小船長看待的。你是實習生，應該跟水手們同住同吃，他們會教給你許多學校里學不到的本領。你看，我們的政委也跟大家住在一起哩。”說着王俠拿起她的行李，走進了水手艙，把她領進了一個單人房間。

晚上。陳敏慧在這間靠近走廊的斗室里足足兜了幾百個圈子。這裡的一切都那麼小，那麼奇特。特制的小木床，只供一人使用的小台子、小凳子，還有那別致的小圓窗。望着它們，使她產生一種來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。這裡徹夜响着的是機器的轟鳴，以及水手們高亢的喊聲。這種充滿男人喉音的夜，她還是第一次經歷。姑娘們所特有的戒備心使她幾次去檢查門是否已上了鎖。當她發現舷窗未能被窗簾掩滿時，便把大衣將縫隙掩上。駕駛台敲了八下鐘聲，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。陳敏慧這才強止住緊張的心緒，勉強躺到了床上。當她的心緒逐漸平靜下來時，突然從她的床頭，透過薄薄的板壁傳來一陣清脆的學習俄文的讀書聲：

“ТОКАРЬ, 車床。”

“ТОКАРНИЙ, 車床的。”

.....

陳敏慧驀地从床上坐起。驚訝地想着：在這層水手艙里，在這些粗野的水手中間，是誰在深更半夜里發奮學習啊！于

是她好奇地把耳朵貼近板壁，屏氣諦聽着。起先是拼音，然後是讀生字。發音显得很猶疑，很吃力。幾個生字念了几十遍。大約半小時後，讀書聲提高了，可以聽出讀者因為發覺自己逐漸入門後而快樂得微帶顫抖的聲音。緊跟着又傳來一陣情不自禁的喊聲：“對了！沒有錯，這一次一定念對了。”

起先陳敏慧被對方的苦學精神所感動，隨着她又被對方久久讀不准音而痛苦，現在她突然嘆喟一聲笑了起來。因為那個不知名的苦學者，從開始到現在始終沒有把這些生字讀准。而使她發笑的是他竟如此自信地下着斷言。一種責任感，一種對苦學者的同情心驅使她站起，穿好衣服，走去敲打隔壁的房門。

門過於猛烈的被拉开了。陳敏慧看見一只空蕩蕩的衣袖被穿堂風高高地刮起。她吃了一驚，差些喊出聲來：啊！原來就是他啊！這個一見面就坦率指出她的錯誤，把她引到正路上來的年輕人，使她產生了崇高的敬意。王俠呢，望着對方驚訝的神色，又是深更半夜的跑來敲門，以為發生了什麼意外，連忙把她迎進屋里，說道：“別怕，有我在這裡，出了什麼事？”

陳敏慧禁不住格格笑出聲來。當她說明來意後，王俠的臉上立即露出痛苦的神情，摸着腦袋說道：“怎麼，還沒有念對！”

“是的。第一個字的重音是在前面。應該這樣讀。”陳敏慧教學生似的讀了一遍。

王俠吃力地念着，在書旁注着音符。隨後指著書架上的俄文書本、俄文發音等書籍笑着說道：“沒有辦法。同志，我全是靠無師自通啊。今年我已經三十一歲了。只念這四年書，我

要追上去，我恨不得在一年里念完十年的書。”

陈敏慧的目光移到了書架上。这是用两块木板釘成的書架，它沿着床鋪弯曲地架在板壁上。書架上挤滿了中、英文版的有关輪机的書籍。她想：設計得多好啊，躺在床上，头脚都頂着書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翻着其中的一本。他簡直是睡在書堆里。她真誠地問道：

“王俠同志，你准备投考輪机員嗎？”

“什么！”王俠象被刺了一針。类似这样的問話他听了不少。尽管对方是好意，但那种把学习只当作个人进阶的思想却触怒了他。他照例这么反問道：“难道学习是为了升級嗎？”

陈敏慧倒吸了一口气。她一时无法理解对方的这种突变。輕声爭辯道：“升級并不是什么坏事啊。”

“假若一个机匠能够达到輪机員的水平，那就更不是什么坏事。你知道吗？我正在研究一种自动加煤机，可是有人在偷笑，他們还拿厚厚的英文書来吓唬我。我一定要学会念俄文，这样我可以看很多参考書，我一定要把它研究成功。現在你懂了嗎，陈敏慧同志？我学习是为了这个。”

在陈敏慧的經歷中，象王俠这种单刀直入的批評还不曾遇到过。她的朋友，在姑娘的面前，总是装得格外斯文，提意見或批評，也得繞好大的弯才說明白。現在，她真觉得有些窘迫。

王俠忙碌了一天，坚持完学习，这才認真的开始端詳对方。她的脸跟老船长很相象。那微微向上的嘴唇，紧抿时显得很頑强，微笑时又显得很調皮的样子。这說明她选上航海这門工作不是偶然的。面对着这个海上的第一个女海員，除